

5/1



隨園全集之十一

續新齊諧

小菴署



續新齊諧目錄

卷一

狼軍師

露水姻緣之神

趙氏三世爲神

葛先生

虎投河

張稿公

治妖易治人難

刑天國

天上過船

卷二

鬼狀

僵尸食人血

雷異

蔡啞子

牟尼泥

撮土避賊

儿上弓鞋

縊鬼申冤

張少儀觀察

天后

武夷君

受私橋

伏波灘義犬

萬年松

驅狐四字

鼠鬼

紀曹孝廉夢

珠涇紀事

獺怪

沙彌思老虎

白龍潭

執錫二童

屍合

陰氏妹

九華山

曹公夢

浮海

虹橋板

女鬼守財待婿

鼈精

縊鬼畏魄字

葉氏姊

天蓬尺

子不語娘娘

枯骨自贅

藤花送終

卷三

虱

地仙遭劫

張閻王

梁氏新婦

小婢入穴

吹銅龍送枉死魂鍋上有守飯童子

打破鬼例

道士留符

奪狀元須損壽

照心袍

羅刹國大荒

紹興李先生

怨氣變蛇

心經誅狐

早魃有三種

鬼脚甚香能行經受胎

王弼

蕭總管求焚

全州兵書匣乃水怪奔雲之骨

卷四

帝流漿

討亡術

學竹山老祖教頭鑽馬桶

關帝現相

鼠作揖黃鼠狼演戲

僵屍拒賊

亡父化妖

乾麀子

石某

物變

人變樹

水精碧霞洗

浮提國

刀瘡藥

乩仙靈蠢不同或倩人捉刀

拔鬼舌

蔣瑩溪

方宮詹

麒麟無腸

四耳貓

劉子壯

石樹榕

狐狸馱旗白鹿張傘

狗兒

蒼蠅替人治病

犬逐通判

人皮鼓

卷五

奪舍法

人氣分塵

驅瘧鬼咒

朱鹿田

水虎

狐仙正論

唐公判獄

痴鬼戀妻

飛天夜叉

頭形如桶

黑牡丹

禪師吞蛋

虎有黃光

鵬糞

鼠薦卷

佛奴穿母脇生

指上棲龍

屍奔

鬼氣攝物

陰沉木

飛僵

綠郎紅娘

外國

郭六

狐仙懼內

虎倭

鳥怪

李秀才捕亡術

含元殿判官

正色立朝四字現出腿上

銀俵

石人賭錢

彭祖舉柩

骷髏三種

山魃怕桑刀

織登科記

程嘉蔭

文人夜有光

作勢渡水

劉迂鬼

軍校妻

狼牙

樓怪

米元章顯聖

掠剩鬼

武進兩異事

麒麟喊冤

有子廟講書

大通和尚

卷六

多官

石板中怪

徐明府幕中二事

盛林基

凡肉身仙佛俱非真體

廬山禹碑

鵬過

琴變

京中新婚

梁制府說三事

祈夢二則

僵屍貪財

同服琉璃效驗各別

趙友諒宮刑一案

動靜石

飛鐘啞鐘妖鐘

石中玉碗

古北口城樓火箭匣

張趙鬪富

官運二則

鬼被衝散團合最難

黃鼠狼著紙衣呼小將

夜航船二則

換屍冤雪

玉女峯

鼠渡江

瓜子妖

官受妓嗔

朱爾玫

錢縣丞

卷七

乩仙

火神打跽

錢尙書

勒勒

殺一姑而四人償命

夢墨

雷擊兩婦活一兒

誤殺金童

錢狀元小名

歸甯女遇怪

韓六

柏香簪不宜入殮

通幽法

虎困藤斗

卷八

屍變

鬼買缺

李生遇狐

秀結宜男

量童子

雞毛烟死蛇

謝珍格物

蜜虎

多角獸

九尾蛇

卷九

天后繡女

龍誅龍

魍魎

獵戶說虎

喜婆

甘公入夢

鬼買行頭

溫將軍

仙童行雨

黑眚畏鹽

靈符

蛇箝

煙龍

滇南靈草

江中黃袱

蠍虎遺精

桃源女神

桑蠶

獼異

鬼請上任

獼淫

韓六三事

後又綴一事

鬼請吸煙

金能退鬼

僵屍挾人棗核可治

吞舟魚

番僧化鶴

形交氣交

羊乳鹿

水虬

皖城雷異

安慶府學狐

湖南貢院鬼

雷異二則

人變魚

韓昌黎稱老相公

急淫自縊

照海鏡

穀佛

丹徒異獄

鬼怕討債

蘭渚山北來大仙

喫腎囊中舉

楊老爺召穩婆收生

溺壺失節

三虎索命

梁相國解夢

齋猴

狗熊寫字

雷屑

牛漢水

陰陽山

亡夫領婦到陰間見太公婆

卷十

淫詔二罪冥責甚輕

人壽有定陰間不能增減

惡人轉世爲鼈

姦夫死後報仇

關帝血食秀才代享

劉老虎

屈丐者

董刺史雪冤

申氏自縊

雁宕仙女

生魂入胎孕婦方產

女化男

人化鼠行竊

唱歌犬

韓鐵棍

認鬼作妹

蟒過嶺

食猴怪物名石掬

鐵牛法

妖術二則

種蟹

扯雞膝救溺死人法

鳥獸不可與同羣

拘蛇

金香一枝

小僮遇女鬼

懷慶水災投匭水息

三王神請醫治臂

續新齊諧目錄終

續新齊諧卷一

隨園戲編

狼軍師

有錢某者赴市歸晚行山麓間突出狼數十環而欲噬迫甚見道旁有積薪高丈許急攀躋執樞爬上避之狼莫能登內有數狼馳去少焉簇擁一獸來儼輿卒之昇官人者坐之當中衆狼側耳於其口傍若密語俯聽狀少頃各躍起將薪自下抽取枝條幾散潰矣錢大駭呼救良久適有樵夥聞聲共喊而至狼驚散去而昇來之獸獨存錢乃與各樵者諦視之類狼非狼圓睛短頸長喙怒牙後足長而軟不能起立聲若猿啼錢曰噫吾與汝素無仇乃爲狼軍師謀主欲傷我耶獸叩頭哀嘶若悔恨狀乃共挾至前村酒肆中烹而食之

几上弓鞋

余同年儲梅夫宗丞得子晚鍾愛備至性頗端重每見余執子姪禮甚恭恂恂如也家貧就館京師某都統家賓主相得一日早起見几上置女子繡鞋一隻大怒罵家人曰我在此做先生而汝輩几上置此物使主人見之謂我爲何如人速即擲去家人視几上並無此鞋而儲猶痛詈不已都統聞聲而入儲即逃至床下以手掩面曰羞死羞死我見不得大人了都統方爲辨白而儲已將床下一棒自罵自擊腦漿迸裂都統以爲瘋狂急呼醫來則已氣絕

白龍潭

彌勒縣舊城集漢夷雜處環山而居山麓有白龍潭寬可數畝有良田千頃築土壩以蓄水俯臨大河水溢則啟閘以洩之雨時二龍相鬪狀如小蛇或見巨木一段蒙青苔而豎遊每

每冲决壩岸一日衆農栽秧值細雨中飛魚大小成對如擺隊伍有絳衣女子持扇揮之偕至潭中隨即不見相傳龍女歸甯云夷人儂二家天將暮忽來衣孝服者云來投宿問其所需則索臥房一間一大缸滿貯清水而已儂疑客浴遂如所請並欲爲備酒食客曰不必惟有一事相煩更當重謝儂問何事客曰此地龍潭後有大樹君往伐之候其將斷先用巨繩縛住俟潭中有兩羊相鬪即斷繩倒樹儂許之黎明伐樹果見潭中水沸如潮有黑白二羊出門儂思當是此時乃斷繩而倒樹黑羊躍出水亦平復急歸欲告客以請功並曉遁矣問妻妻曰客在房未常出戶乃共搜之疑其在缸啓覆觀之則黃金滿焉始知客即白龍化身爭潭求助者於是潭遂以白龍名而儂家至今稱首富

露水姻緣之神

賈正經黔中人娶妻陶氏頗佳清明上墳同行至半途忽有旋風當道疑是鬼神求食者乃列祭品瀝酒祝曰倉卒無以爲獻一尊濁酒毋嫌不潔祭畢然後登墓拜掃而歸次春賈別妻遠出一日將暮旅舍尙遠深怯荒野無可棲止忽有青衣伺於道旁問曰來者賈相公耶奉主命相候久矣問爲誰曰到彼自知遙指有燈光處是其村落私心竊喜遂隨之去約行里許主人已在門迓客道服儒巾風雅士也樓閣雲橫皆飾金碧賈叙寒暄問曰暮夜迷途忽蒙寵召從未識荆不解何以預知遠勞尊紀答曰舊歲路中把晤叨領盛情曾幾何時而遽忘耶賈益不解主人曰去年清明日賢夫婦上墓祭掃旋風當道者即我也賈曰然則君爲神歟曰非也地仙也問所職司曰言之慚愧掌人間露水姻緣事賈戲云僕頗多情敢煩一查今生可有遇合否仙取簿翻閱笑曰奇哉君今生無分目下尊夫人大有良緣賈不覺

汗下自思妻方少艾若或有此將爲終身之恥乃求爲消除仙曰是註定之大數豈予所得更改賈復哀求仙仰天而思良久曰善哉善哉幸而尊夫人所遇庸奴也貪財之心勝於好色汝速還家可免閨房之醜不過損財耳賈屈指計程業出門四日矣恐歸無及又思爲蠅頭微利而使妻失節斷乎不可乃辭仙而歸晝夜趕行離家僅四十里忽大雨如注遂不得前明午入門則見臥房牆已淋坍隣有單身少年相逼而居迴憶仙言不覺歎恨妻問何歎曰牆坍壁倒兩室相通彼此少年獨宿其事尙可言而來問我乎妻曰君爲此耶事誠有之幸失千金而免賈詢其故曰牆倒後少年果來相調予逃往鄰家不料枕間藏金遂被竊去今渠怕汝歸業已遠颺問金何來則某家清償物也賈鳴官擒少年笞之而金卒難追此事程愴峯爲予言

縊鬼申冤

新安趙天如授徒黃氏酷暑畏熱夜不成寐向居停請易臥室居停爲指數處皆不當意惟一樓院內多花樹清風徐來趙喜之黃似不可趙疑切近內室黃曰非也上有鬼魅故未敢令先生居趙云無妨遂移榻焉秉燭以待夜半忽聞梁間有聲觀之則弓鞋雙垂而下午二十許之美人也凭欄望月取妝奩作梳沐狀復行至廂樓揭起覆瓦數溝取出白鑷六封攤几上展玩歎息仍復包裹藏瓦溝中覆蓋如故轉身至趙榻前將掀帷幕趙下榻叱逐直至樓下入後園竹林中而沒窺之內有新厝棺心知即此崇明日晤居停問曰後園之鬼得無自縊者乎爲君家誰黃不覺泣下曰死者爲吾愛妾張氏性最敏慧掌出納銀錢一日收某處租三百兩甫交未幾及吾急需則烏有矣予一時盛怒以污蔑之言罵之詎知渠忿竟尋

短見趙曰是君暴急之過然其事可得終明乎曰未也問有子否則現拜門牆者是也趙曰請爲白其寃拉黃登樓揭瓦溝取金出果然原物也其夜見鬼復下如前作梳沐狀取筆題詩於牆向榻前再拜而去詩曰小婢偷金去私藏瓦上溝今朝寃始雪我恨亦全休自後此樓安靜矣

執錫二童

順治進士蔣封翁名伊求嗣於靈巖夢禪僧指執錫二童爲之子因舉長子名之曰陳錫後爲雲貴總督晚年嘗曰吾命中尙應得一子久之夢其中堂曝錦被一牀一龍幡裹其間適佃戶曹姓者送租并携其女至甫十餘歲裹舊錦衣嬉笑公見大驚遂留納之生文肅公

趙氏三世爲神

常州趙恭毅公爲康熙名臣人所共知薨後有蘇州過姓者嘗識公於生前後泛舟洞庭薄暮見大舸順風而來旗燈皆書湖廣城隍司心竊異之及迫視則公危坐舟中方据案視事又陸先生子靜善勅勒之術嘗伏壇至二天門外見公亦在二天門奏事其子侍讀公以大臣子弟効力肅州軍前恭毅公薨恩許奔喪侍讀哀毀遺疾病中每自詫曰嘔吐滿地使人難堪吾何爲居此職耶衆問何職曰痰火司也家人不知痰火司爲何神越日禱於東嶽行宮則兩廡果有痰火司神病革人見痰火司燈籠入門遂瞑其子副使公歿後逾年洪氏姑病昏不省人事恍惚至一衙署見公自內出訝曰妹何爲來此延入談家事甚悉姑問兄現作何官曰巡海道也事繁刻欲他出不能留汝且曰汝嫂亦不久人間家中多事可屬兩姪慎之遣二役持香送歸及甦室中尙有餘香未幾族人以立嗣興訟彌年不甯又未幾其

嫂黃恭人下世

張少儀觀察爲桂林城隍神

長洲顧某以父久病禱於神願以身代一日夢城隍神遣隸攝至署前不得卽入見有肩輿遠來顧側立以待乃其師也自輿中出執手慰勞且曰余已爲某方土地生何事至此顧具以告曰此大孝吾當爲汝白之良久出曰今日神有事當改期遂甦越日隸攝如前至則神召入問其父病狀對曰骨瘦如柴神大怒趣隸杖之顧不解呼冤未幾內送一紙條出神見之色始霽曰汝父設藥肆某年大疫不索藥值功德甚大且憐汝孝可以延壽一紀顧謝而出問旁人神何以怒曰獸中惟豺最瘦世人多訛作柴神始聞之以爲比父於獸故怒賴幕客辨明乃免署前所見諸人皆其鄉先輩以刑辟死者一人被縲絏一人將遞解遠行顧不識問之曰此原任知府某爲其部民所訴張公爲桂林府城隍神移牒取之耳問張公何人曰余亦忘其名嘗在雲南糧儲道今河南巡撫畢公舅氏也張名鳳孫字少儀長洲人與余同舉鴻詞科少時有張三子之目三子者孝子君子才子也生平多厚德宜其爲神然冥中不知其名但以戚黨官位相炫耀母怪人之好談顯者矣

屍合

山左王倫之亂臨清焚殺最慘男女尸填河高於岸者數尺賊旣平啟閘縱屍順流而下無賴者竊剝其衣故屍多裸露忽一女屍年可十七八裸仰水面流至閘側左足窒閘而止俄一男屍年略相似裸流而下甫至閘間忽躍水而起與女屍合抱頸股交壓衆以篙撥之竭力不能開須臾流去亦不辯其誰氏子也

葛先生

河南汲縣李秀才就館村落夕行迷路遠望叢木間燈火趨之見一茅舍隱隱有讀書聲叩其門主人出迎年四十許見李延入自稱葛姓素好讀書厭塵市囂雜故隱此僻處且言其妻在家乏食爲妻母逼嫁明日將投河惟君能救望乞垂援言之泣下李唯唯因就止宿茵褥精潔旣明身臥塚上並無屋舍李駭極趨歸道遇一婦衣綠衣行且泣臨水將自投李挽止之詢其所以則葛姓妻也孀居乏食父母將奪其志故覓死耳李以去舍不遠邀歸與嫗共述其異養爲己女李年已五十餘忽舉一子視其眉目酷肖所遇葛姓者戲以葛先生呼之兒輒笑投其懷

天后

林遠峯曰天后聖母余二十八世祖姑母也未字而化靈顯最著海洋舟中必虔奉之遇風濤不測呼之立應有甲馬三一畫冕旒秉主一畫常服一畫披髮跣足仗劍而立每遇危急焚冕旒者輒應焚常服者則無不應若焚至披髮仗劍之幅而猶不應則舟不可救矣或風浪晦冥莫知所向虔禱呼之輒有紅燈隱現水上隨燈而行無不獲濟或見后立雲際揮劍分風風分南北船中神座前必設一棍每見羣龍浮海上則風濤將作焚字紙羊毛等物不能下便令舟中稱棍師者焚香請棍向水面舞一周龍輒戢尾而下無敢違者若爐中香灰無故自起若綫向空而散則船必不保余族人之父某言其幼時逢漳郡官兵征臺灣祭纛教場中某隨父往觀見后端坐纛上貌豐而身甚短急呼父視之已不見

陰氏妹

吳郡申衙前陰某有妹纔十二歲時方中秋家人方共飲聞比隣婦逆其姑詬譁聲甚厲妹忽變色起持刀直入其家毀其几案捉婦將刃之家人奔救女力甚猛五六人持之方得脫挾歸問其故猶拗怒咆哮厲聲曰我必殺此婦報其母家人強之臥則黽睡矣醒而詰之慚汗噉泣不自知其故

虎投河

紹興西鄉谿水甚深一兒戲谿上見虎來兒竄入水泅而出沒且覘之虎坐岸上耽視良久意甚躁急涎流於吻忽躍起撲兒遂墮水中憤迅騰擲谿水爲沸數躍數墮竟不能起兒獲免而虎溺死

武夷君

大興朱竹君學士督學安徽夢上帝召復武夷君位先生以文集未成泣辭帝許之醒而述其事於貴池令林夢鯉聞者共異之後視學閩中謁武夷君廟廟內施設位置與夢中一一照合心益異焉任滿復命無疾而終余按宋人說楊文公初生時遍身紫毛長一尺自呼武夷君與竹君先生相似

九華山

九華山最著神異相傳明季海公剛峯雨中皮靴登山同伴告以皮靴乃牛皮所作是輩非素不可著也乃易草履隨衆參神指廟中鼓問神曰此亦皮也甯非輩耶言畢忽霹靂從廟起將鼓擊碎至今廟鼓無敢用皮以布代焉有江南太平人顧翁生一子一女皆成立而妻死塊然老鰥爲子娶農家女姜氏年十七性仁孝翁疾作而子未歸姜聞呻吟

聲稟請延醫翁曰我足疾也但須溫煖便差姜曰果若是又何難乃爲翁抱足眠蓋惟知盡孝不解瓜李嫌者次春子歸道經妹家妹以嫂孝告之不能無疑而難於發口乃暮則抱襖被於別室不與姜眠姜心疑駭問其夫夫曰汝聞世上有翁媳同眠者乎姜始大悟曰吾哀翁老病實與同眠此心惟天佛知之耳其子笑而不答一日聞鄰嫗鳴鑼誦佛聲出問何作曰將朝九華姜即附伴同行焚香跪拜畢見對山香爐峰懸崖絕壁問彼何名老衲曰此處名龍口香心跡不能自明可質證於鬼神者往焉姜聞大喜執香前往老衲阻之曰予作沙彌至今老矣未見有敢登者况娘子纖纖蓮步豈可冒險哉姜不聽直抵其處看者心悸果及半山而墮衆惜其已成齏粉矣鄰嫗歸急告其翁翁怪其謬曰吾媳昨已返舍引鄰嫗入果見姜瞑目盤膝坐蒲團上嫗等驚曰此即活佛何須更朝九華於是齊聲念佛而朝拜之姜始張目而起共驗蒲團上有九華山置四字在焉共問翁汝媳何時還家翁曰昨聞院內有聲心疑爲賊偕子往視則飛下吾媳也目瞑若死氣息奄奄故擡諸室問之則曰媳欲表心迹故含忿而往並未慮及生死不料山高千尋足軟便墮亦不知何由而歸家嫗乃爲翁父子述其事於是夫妻相抱大哭遠邇驚異嗣後朝九華者先來禮姜云

張稿公

張稿公者滇南總督衙門掌稿吏也誠樸無私歷任制府多信服之一夕早起開門見縊尸高懸細認爲某甲緣訟事求稿公左袒而未許者因復閉門靜坐以聽外信及朝曦上再啟門則縊尸已不見矣私心竊喜旁午忽聞縣令出城相驗訪死者爲誰則門上縊尸某甲也始而駭繼而疑終莫解其故數月後遇市上賣菜傭趙某問曰某月之晨君見縊者驚乎稿

公聞之招趙入室款以酒食問何以知趙曰是予負去安得不知稿公曰我爾不相識何故負屍且負屍甚早城門柵欄未啟奈何趙曰予亦不解其故是日五更販菜途遇友人召予來此曰汝負此屍到某處必有厚利勝於販菜予慮城柵未開友曰無傷但從我行從之及柵欄開至城城開稿公問友人姓名爲誰曰認其人未問其姓亦市上交好者也借去煙插至今尙未見還稿公出百金謝之囑勿揚言而別一日趙閒步入城隍廟見十殿中有泥鬼挂烟插頗似己物細認不謬因摘去且戲曰何久假不歸耶次早早在市賣菜見前遇之友責曰似爾爲人極難相與一烟插之微何卽在大衆前笑我趙方欲道契闊問姓字適呼買菜者又至一掉頭間其友渺然不見

受私橋

臨安府張大興李二爲莫逆交李家雖屢空然賦性不苟故張重之一日向張道貧苦張適有積金數百因盡出以付李相約除存本外瓜分其利不料數年間李資本盡喪而歸閉門高臥絕不見張張靜待之許久不至值嫁女期迫因登李門問之李置若罔聞張怒互相爭鬪觀者如堵問張則言李無良問李則言張冒騙兩無中據難定曲直李曉曉不屈張愈忿曰汝明日若敢赴城隍廟盟誓摸錢吾即休矣李謾應之蓋鄉人信鬼神相傳城隍神最靈神前熬油鍋置錢其中理直者手摸不爛否則必爛故脅之明日張果來迫李李亦不懼同往至廟撞鐘鼓陳顛末然後置鐵鑊熬沸油擲一錢於油中令人手摸李竟取出而手無恙於是衆咸非張張亦不能再辨後李別作生業數年間滿載而歸於是計算張氏本利若干盡爲歸楚親登其門張曰交已絕矣義不受金李曰實借君物何敢負德待來世作牛馬償